

首席幕僚

中国首部 新权谋 长篇小说

随波逐流 著

乱世出英雄，乱哄哄
你方唱罢我登场
千年有英才，响当当
得人即可得天下

合纵连横，才能不输张仪苏秦
运筹帷幄，用兵胜过韩信孔明
伏龙凤雏，得一人即可安天下
南楚江哲，舍此人无以得江山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随波逐流◎著

首席幕僚

中国首部
新权谋
长篇小说

合纵连横，才能不输张仪苏秦
运筹帷幄，用兵胜过韩信孔明
伏龙凤雏，得一人即可安天下
南楚江哲，舍此人无以得江山
乱世出英雄，乱哄哄
你方唱罢我登场
千年有英才，响当当
得人即可得天下

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首席幕僚. 1 / 随波逐流著. -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4. 10

ISBN 978-7-5568-0241-8

I. ①首… II. ①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22160号

首席幕僚

随波逐流 著

责任编辑 刘 刚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24

字 数 33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0241-8

定 价 39.80元

赣版权字—04—2014—807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第一章

为虎作伥又怕唇亡齿寒，两害相权江哲指点江山 / 1

齐王李显是大雍国的三皇子，他专程赴南楚国，鼓动联手消灭天蜀国。南楚国官员们担心唇亡齿寒，天蜀灭国后，大雍接下来就会消灭南楚，大家竭力反对参战。唯有翰林学士江哲力排众议，认为大雍若独自攻下天蜀，吞并南楚更如探囊取物。若南楚与大雍一起瓜分天蜀，至少能赢得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。

第二章

引蛇出洞田维果然中计，拿下巴郡犹如探囊取物 / 20

巴郡是天蜀门户，南楚久攻不下，疲惫不堪。江哲利用守城大将田维好战心切，放出消息，说南楚军将绕过巴郡。田维果真中计，带着五千轻骑切入南楚后军，顿时陷入火阵之中，被南楚精兵杀得狼狈不堪，夺路而逃。可当他终于逃到巴郡城的时候，却看到南楚军的旗帜在城头招摇。

第三章

兵不厌诈雍王坐收渔利，又献妙计江哲再显身手 / 32

南楚军队进攻雒城时陷入僵局，密报说雍王李贲有意和天蜀单独媾和。不知雍王为何如此安排，使得南楚陷入进退两难：若不尽力夺城，大雍一旦与天蜀和谈成功，南楚前功尽弃；若是奋力夺城，南楚损失惨重，大雍则坐享渔翁之利。关键时刻，江哲又献妙计，不费吹灰之力诱杀了天蜀国两员守城大将，使攻城之战势如破竹。

第四章

联手灭天蜀反成心头大患，杀人不用刀字字可以泣血 / 46

大雍南楚两国联手，终于消灭了天蜀国。天蜀国君投降了雍王，成南楚心头大患。江哲与雍王打赌，称必杀天蜀王。雍王为防天蜀王被杀，重兵保护，日夜看守，却始终不见南楚杀手。就在一切平安无事，雍王宴请众人的宴席上，江哲却起身出席，朗声唱和了一首词。天蜀王闻听词曲，羞愧交加，当即自尽于帐中。

第五章

兄弟争功李显再启祸端，离间君臣德王饮恨而终 / 61

齐王李显是大雍国三皇子，眼见得兄弟雍王李贇灭掉天蜀国，功勋卓著，也不愿意落于人后。求功心切，他独自带兵挥师南楚，却被善于用兵的德亲王打得鼻青脸肿，于是给南楚国君赵嘉写了一封离间信，赵嘉果然中招，立马召回德亲王加以软禁。可怜的德亲王百口莫辩，在回襄阳途中又遭大雍国杀手追杀，含恨而死。

第六章

尸横遍野果然在劫难逃，唇亡齿寒南楚国破家亡 / 93

雍王李贇功高震主，受到父兄的联手排挤，处境比较尴尬，他生恐弟弟李显捷足先登，破了南楚，争得头功，于是直接向南楚发动进攻。在奸细的里应外合下，南楚的都城建业城被轻轻松松地攻破了。破城后李贇急急忙忙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派人寻找江哲。他倾慕江哲的才华，派兵包围了藏云庄，竭力说服江哲为自己效力。

第七章

不为座上宾宁做阶下囚，不能为我用干脆绝后患 / 125

雍王为延揽江哲到自己麾下，先后让手下三位谋士去说服江哲，最后亲自出阵，不惜躬身逢迎。雍王认为，得江哲者得天下。不料任他想尽千般办法，江哲就是不接招；就连雍王的儿子拜江哲为老师，他也断然拒绝。奈何江哲国破家亡悲情在，不为座上宾，宁做阶下囚。雍王大怒，这个人如果不能成为朋友，则必杀之，以绝后患！

第八章

顿醒悟撤毒酒放鸟归林，心感慨聪明鸟择枝而栖 / 160

江哲盛名在外，齐王李显也急于延揽江哲，听说江哲被禁在雍王府，不惜亲自前往相邀。江哲为逃离雍王假意答应。雍王决计毒死江哲。当毒酒倒下时，江哲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感动了雍王，雍王顿然醒悟，贤才不能被己所用，是自己无德，何必要毒死对方？他撤去毒酒，放鸟归林。江哲看在眼里，心生感动，决意投奔雍王。

第九章

知遇之恩首席幕僚献三计，大喜过望雍王喜获栋梁才 / 186

江哲为报雍王知遇之恩，决计忠心赤胆辅佐他。他的第一计乃是细论局势，令雍王坚定心志；第二计是引诱太子李安犯错，让太子手下的凤仪门失去与雍王对抗的依靠；第三计是大获成功后，不要清理与凤仪门有牵连的贤才，而要将他们揽入麾下，加强自己的力量。雍王闻之大喜，仿佛看到江山已落在自己手中。

第十章

神不知鬼不觉布下陷阱，飞不走逃不脱万劫不复 / 226

太子李安行事嚣张，他肆无忌惮地收买官员，四处安插密探，豢养刺客，在生活上则贪图享受，荒淫无度，开销捉襟见肘。江哲看在眼里，从太子的软肋下手，收买了锦绣门主霍纪城，让他去鼓动太子盗取军械，私下倒卖军械，赚取巨额利润。太子果然禁不住诱惑，自以为万无一失，便欣然应允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一切都是高人挖的陷阱，一旦他跳进去，便是万劫不复。

第十一章

德王忠心耿耿预布杀手，江哲绝世才华反遭杀身 / 261

雍王宴客，神秘杀手趁乱混入花园，直取江哲性命。江哲身负重伤，令雍王万分焦急，一面动用了人参熊胆为他续命，一面迅速请来医圣为他诊治。江哲苏醒后得知杀手原来是德亲王生前安排，德亲王认为江哲才华绝世无双，若是投了大雍，南楚危殆，故必取他性命！江哲感佩德亲王忠心耿耿，不由内心大恸！

第十二章

木秀于林风必摧之，芒刺在背必欲除之 / 293

被捕的刺客虽然自杀身亡，可另外几个刺客却逃走了。雍王怀疑，这些刺客并不是一伙的，他们极有可能是太子派来的，也有可能是支持太子的凤仪门派来的。这样说来，只要江哲活着，这些杀手一定还会回来，江哲则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之中。对雍王来说，江哲是那么重要，他不可须臾离开；但是对雍王的敌人来说，只要江哲存在一天，他们就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。

第十三章

积蓄力量不免暗潮涌动，你争我斗好似针尖麦芒 / 339

皇宫里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实际上暗潮涌动，雍王和太子都在暗中积蓄力量拉拢人马。秦大将军是军中的实力派人物，他虽然一直保持中立，却难免成了太子和雍王争夺的对象。太子一边设计离间秦将军与雍王，一边设计让凤仪门弟子、靖王公主李寒幽与秦将军结成秦晋之好。雍王看在眼里，不由得焦急万分。

第一章 为虎作伥又怕唇亡齿寒， 两害相权江哲指点江山

齐王李显是大雍国的三皇子，他专程赴南楚国，鼓动联手消灭天蜀国。南楚国官员们担心唇亡齿寒，天蜀灭国后，大雍接下来就会消灭南楚，大家竭力反对参战。唯有翰林学士江哲力排众议，认为大雍若独自攻下天蜀，吞并南楚更如探囊取物。若南楚与大雍一起瓜分天蜀，至少能赢得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。

如今天下四分，大雍从关中起兵，夺得中原之地；南楚偏安江南；北汉割据太原；天蜀立国两川。

自从南楚立国之后，虽然时常和大雍、天蜀发生争战，但总体上颇为平静。显德十九年，南楚国主赵胜去世，太子赵嘉即位，让南楚政局平添了几分莫测。

大雍遣使来吊唁，正使是雍帝六子——齐王李显。

雍帝李援有三子，太子李安是储君，但才华平庸，不见有什么功绩；声望军功最高的乃是次子李贽，因为功高，雍帝赐他封号雍王，原有立储之意，后大雍典章制度齐备，李援又根据立嫡立长的制度立了李安为储君。

齐王李显乃是雍帝第六个儿子，少时顽劣不堪，十五岁之后他一改劣习，苦读文章，勤习武艺，并在一年后自请到北方边境从军。之后十年，李显在边关参与了和北汉的无数次血战，成就了他刚烈勇猛的名声。

齐王名义上是来吊唁，但谁都认为不会这么简单，否则大雍没必要派这样重要的人来。

果然，在吊唁之后，李显要求和国主赵嘉私下密谈。

这是一场事关天下格局的神秘交谈。只是谁也没有料到，这场密谈被一个叫江哲的人全盘听在耳中。

那一天江哲在御书房当值伴驾，就在外面候旨。他虽是一文弱书生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偏偏听力过人，把这一番机密的对话听得清清楚楚。

齐王的确身负重任，一进门就单刀直入地道：“大雍希望和南楚联手，共谋天蜀，国主意下如何？”

南楚国主赵嘉愣了半天才道：“天蜀和南楚一向交好，怎能无故相犯？”

李显笑道：“国家好恶，要看利益如何，天蜀虽然与南楚交好，双方通商频繁，如今南楚所需要的兵器战马大多需要从天蜀购买，我听说天蜀为此向贵国索取高价。几年前，贵国从北汉购买战马，想从蜀中运回，可是却被截留，如不是贵国灵王令人到天蜀贿赂，恐怕这批战马不能到手，而且还被迫答应以后不能直接从北汉买马，可有此事？”

赵嘉没有回答，但江哲可以想象国主的脸色必然青紫，那件事情他也听说过，当时还奇怪为什么天蜀如此目光短浅，结怨南楚。

沉默许久，李显又说道：“我大雍和南楚既是君臣，又是姻亲，皇妹长乐是我父皇爱女，如今已是南楚王后，我们两国休戚相关。如今天蜀仗着地利，既不对我大雍称臣，对南楚友邦又如此傲慢，不过是仗着易守难攻以及和三国通商的便利。如今大雍和南楚开放通商，按照我国户部统计，这两年我们两国的通商税收，已经超过了和天蜀的通商税收。在本王看来，如今天蜀不过是日暮西山，苟延残喘罢了。如果我们两国联手攻下天蜀，父皇愿意和国主平分天蜀疆土，从此划江而止，永息干戈。”

赵嘉的呼吸变得十分急促，半天才说道：“兴兵作战不可不慎，何况天蜀易守难攻。如果久攻不下，不免劳民伤财。”

李显似乎有些犹豫，半晌才道：“本王临行，父皇私下对我说，如果攻下天蜀，大雍边疆稳固，他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若是国主肯助我大雍攻打天蜀，事成之后，父皇愿意默许国主恢复帝号。”

听到这里，江哲心里一阵哀号，近年来朝野多有恢复帝号的呼声，听说先王临死的时候，还一再嘱咐国主一定要恢复帝业。

果然，国主犹豫地道：“此事孤也一时难以决定，这样吧，孤还要征询一下臣子的意见。”

李显不悦地道：“如此大事，国主小心是应当的，只是此事非同小可，还请国主小心守秘。至于我父皇所说之事，也请国主格外小心，如果不慎传出去，我大雍可是不会认账的。”

赵嘉不顾李显话语的蛮横，连连道：“殿下放心，孤必然小心谨慎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孤绝不敢掉以轻心。”

李显满意地道：“多谢国主的接见，本王这就告辞了。”

赵嘉连忙道：“王后与齐王殿下兄妹多年未见，急欲相会，不知齐王殿下何时有空？”

雍帝的女儿长乐公主十六岁便嫁与赵嘉。

李显朗声笑道：“本王早想见见皇妹，只是职责在身，须得先公后私，这就去求见王后。”

赵嘉喜道：“何言求见，就请齐王殿下和孤一起去见王后吧！”说着，传来脚步声，这郎舅二人向门口走来。

江哲早已经听得心灰意冷，看来国王是一定会攻打天蜀了。

江哲决定好好看看这个飞扬跋扈的齐王，这个人将要吧南楚绑上大雍的战车，正是要将他平静的生活摧毁的毒手之一呢！

门开了，国主走在前面，齐王李显则跟在国主身后。今年二十六岁的李显有着英挺俊美的容貌，因为长期生活在军中，他的身姿俊挺如松，身上更是透出千锤百炼的杀伐之气。今天是正式朝见，他穿着大雍皇子的服饰，金黄色的锦衣，上面绣着四爪蟠龙，更显得威风霸气。

江哲打了一个冷战：这个齐王必然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物。

齐王在走过江哲身边的时候，突然看了他一眼，眼中透出冰雪一般的寒光。

江哲连忙微微低头，避开他的目光，虽然他毫不惧怕对方眼中的杀气，但是没必然和他相抗。只是，齐王为何会注意他？

齐王李显注意到那个年轻人只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因，他天生有一种野兽般的直觉。刚才在书房和赵嘉密谈，不知怎么，他总有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，仿佛被人窃听一般，可是他又明明知道方圆二十丈内没有人影，超过二十丈，他们的声音若能被人听见，那这人的武功就太厉害了。他相信那样的人南楚并不存在。走出房门，他装作无意地打量外边的官员和内侍，发现几个武功不错的人，应该是南楚大内的高手，但他们的位置都不可能听见房内的声音，几个品级不等的伴驾官员虽然离得近一些，但他们明显都不会武功。

当他的目光落到江哲的身上时，虽然知道这人不会是窃听之人，但是李显还是有些震惊，这个青年官员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气度雍容，神情淡然。李显自从加冕之后，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如此从容不迫地站在自己面前。想到这里，他的目光不由变得更加威慑，那个青年官员微微低头侧目，避开他的眼光，这原本该是认输的表现。但不知怎么，李显觉得此人并不惧怕自己。

想到这里，李显站住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江哲正用余光察看李显的动静，听到他的问话，又看见他停在自己面前的靴子，只好抬起头来，看了一眼国主，用目光请示。

国主笑道：“这是我南楚的第一才子，显德十六年的状元江哲，字随云，王后最欣赏他的才华。”

李显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，道：“原来你就是江哲！”

江哲偷眼看了看满面与有荣焉的国主，谦虚道：“多谢殿下赏识。”

李显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江哲觉得背脊发凉，因为那种目光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痴狂，他顿时怀疑，这位齐王除了喜欢拈花惹草，是不是也有断袖之癖？

第二天，江哲就接到了旨意，国主命他在齐王殿下于南楚期间负责接待。

江哲仰天长啸之余，决定求助于小顺子。

小顺子原本也是书香门第出身，只是父亲亡故之后，叔叔为了夺产，偷偷把他卖给一个戏班子，他从此就四处流浪。因为受不了班主的凌辱，所以和几个兄弟逃了出来，四处乞讨、偷盗、骗人。那次他和一个老乞丐合伙上演“卖身葬父”的戏时，被江哲看到，当下慷慨解囊。江哲却因为钱财外露被人打了一闷棍，醒来已是囊空如洗，迫不得已，他认真地参加了科考，盼望考取个名次有官俸可以花，有官府给的宅子住。

之后江哲便利用自己熟读《易经》，一面给人算命，一面挨到了科考之日。

再说小顺子，一直在江湖上漂荡，之后被人裹胁去做盗匪，不料被官兵捉住了，说是愿意入宫为奴可免一死，小顺子便入了宫。

后来江哲科考中了翰林，两人才得以在宫中相见。小顺子初进宫，遭受欺辱，江哲利用自己的智慧救过他，后来得知小顺子跟王公公学武，又利用自己进入藏书楼之便利，“偷”了一册《葵花宝典》的抄本送给了小顺子，让小顺子武功精进。

江哲对于小顺子，可谓有救命之恩。这次，他把自己的难处说了，希望能得到对方的帮助。不料小顺子却阴阳怪气地道：“我很忙，反正齐王长得也不错，你就陪他多走走吧，说不定他会带你回大雍享福呢！”

江哲万万没想到小顺子如此回答，一时无语……

当江哲到驿馆向齐王报到的时候，看见齐王穿着淡青色的袍子，在还有些凉意的春风里敞着怀坐在院子里大笑，在他旁边坐着一个白衣如雪的绝美少年。

江哲恭敬地上前问好，表示奉了国主的命令前来伺候。

齐王闪亮的眼睛看了江哲半天，才道：“建业的名妓谁最出色？”

江哲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道：“臣也不大清楚，请殿下容臣回去查一

查，一定会将其中翘楚弄个清楚。”

齐王眼中满是笑意，道：“算了，你这一查，还不得传遍建业？本王寻花问柳，若给父皇知道，恐怕又得挨一顿训斥。走，今晚你陪我去看看，一定要找个出色的烟花魁首。”

齐王也没有介绍那个白衣少年，只说他姓秦，叫他秦公子就可以了。不过，江哲怎么看，都觉得这个白衣少年像一把藏在剑鞘里面的宝剑。

建业青楼最出名的是风月楼、潇湘院、怡红阁、飘香画舫。风月楼出名的是床上功夫，潇湘院靠的是歌舞伎，怡红阁是有名的赌场酒楼青楼大杂烩，而飘香画舫的出名，据说是因为当家的是建业第一名妓柳飘香。齐王既然是风月场中的常客，那么当然要让他去见柳飘花了，想必这种皇室贵胄，就是逛窑子也不会喜欢太庸俗的地方。

走在大街上，齐王兴致勃勃地问着四周景物，江哲对这些虽然不是特别熟悉，基本还是可以说出来的。但是为了到秦淮河，必须经过风月最盛的秦淮大街，两边灯火通明，所有的青楼酒肆都大门洞开，门前站着把门的龟奴，很多门前还有艳妆的女子莺声燕语招揽客人。齐王身穿锦袍，气度不凡，正是青楼的恩客模样。不少龟奴妓女都想来纠缠，可是江哲发现，十几个平常装束的汉子有意无意地围在周围，将那些人推开，这十几个人相貌都还平常，可个个体格魁梧，单薄的衣衫之下隐隐可见突起的块状肌肉，走起路来尘土凝而不散。

没走多久，就到了河边，在这片特别宽阔的河面上，泊了十多艘大小画舫，其中一艘最是庞大，灯火辉煌，却没有像其他的画舫那样传出丝竹琴韵、猜拳斗酒的声音。

江哲走近一点，对着一个窈窕的船娘喊道：“船家，送我们到飘香画舫上去吧！”

船娘抬头笑道：“几位爷来得晚了，只怕飘香画舫今日已经客满了，爷不见那画舫上已经开始挂起红灯？那是客满了，很快就要起锚了。”

齐王愠怒地看向江哲。江哲却平静地道：“我们已经预定了位子，多谢船家提点。”

齐王面色缓和。三人上了小船，接着十几个暗中保护的侍卫也都各自上了船，船在河中左穿右插，一会就到了那画舫前。登上画舫之后，一个极具姿色、打扮得艳丽火辣的中年女子热情地迎了上来：“哎呀，原来是状元公啊！奴家听说状元公订下了一个舱房，还以为是有冒名呢，谁不知道江大人最不喜欢我们这些风月场所。”

江哲把眼光从她胸前那抹雪白移开，笑道：“艳娘说笑了，我一个小小的翰林，平日哪有金银来飘香画舫？今日我是陪着贵客来见见飘香姑娘，艳娘可要好生伺候。”

一行三人进了一间宽敞雅洁的舱房，至于其他的侍从都被引到附近的舱房，自有侍女相陪。这间舱房精美雅致，里面灯火通明，临窗处放了一张大圆桌，其他大半空间都是空的，看来是歌舞悦宾的地方。在舱房右边有扇小门，门上挂着珠帘，里面隐隐约约是一间卧室，看来这真是上好的舱房。房门两侧站着八个相貌娇俏的侍女，上来替他们脱去披风外衣，三人在桌前坐下，都坐在靠窗子的方向。接着那些侍女如同穿花蝴蝶一般往来，不一刻就在桌子上摆上了茶点美酒，然后三位相貌最美丽的侍女坐在三人旁边，原本那艳娘安排三人两边都有两个空位，让众人可以左拥右抱，那位相貌绝美的秦公子却拒绝了她的好意，径自坐在了齐王身边，艳娘见多识广，自然不会表现出什么异态。江哲却心里一抖，那个秦公子莫非是个变童……

秦公子似乎察觉到了江哲的异常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眼中满是杀气。

三人在侍女的陪伴下慢慢地喝酒，等着飘香姑娘的到来。那几个侍女似乎有些不安，也难怪，齐王确实是风流倜傥，时不时地手眼温存。那秦公子神色冰冷，不时地用凶恶的目光盯着齐王身边的侍女，江哲又只能有礼地敬而远之，让她们十分尴尬。正在这时，舱门被推开了。

一个绝美女子款款走了进来，那女子秀丽如同山川的俏脸未施脂粉，晶莹白嫩的肌肤带着淡淡的红晕，她那如同流瀑似的黑发光可鉴人，那双眼睛黑白分明，如同黑夜里最明亮的星星。她身上穿着一件宽宽松松的长

袍，身材在南楚女子中也算是纤秀婀娜的。若论容貌气质，这女子虽然美丽，却还常见，但最难得的是那一种媚骨天生的风姿。

这女子柔柔地坐在了三人的对面，美目流转，说道：“三位贵客初次来见飘香，飘香却来得这样晚，让三位久等了。”

那声音听来令人销魂蚀骨，江哲和秦公子都不由脸上一红，就是齐王李显的脸上也露出异样的神色。

那女子眼光在齐王身上停了一停，微笑道：“飘香听说齐王殿下是难得的英雄，更是怜香惜玉的豪杰，今日怎么这样腼腆？”

江哲并不奇怪那柳飘香会猜出李显的身份，却想看看李显的反应。

李显初时有些惊疑，但立刻开怀笑道：“噢，你这小女子倒是聪明，难道见过本王？”

柳飘香见李显并不掩饰，眼中闪过赞赏的神色，答道：“殿下虽然穿着南楚的服饰，却大概不喜欢丝履，足上穿的还是大雍贵人爱穿的锦靴。再说王爷的风度气魄不同于常人，这段时间，奴家早就听说齐王殿下下来到建业，殿下若是不来，倒要让飘香自怜呢！倒是这位江翰林，难得一见，若非陪着殿下，只怕飘香至今也没有机会见上一见。”

江哲有些赧然，他曾接到过柳飘香的帖子，邀请自己到飘香画舫拜访，可是他对青楼女子不感兴趣，所以就婉辞了。秦公子原本有些恼怒地看着齐王，此时却微笑着看了看江哲，似乎对他拒绝柳飘香很开心。江哲连忙道：“柳姑娘说笑了，下官家无恒产，怎么有资格来这里？”

柳飘香款款站了起来，坐在江哲身边，搭着他的手臂道：“真是的，难道状元公就当这些青楼女子没有一丝真情，飘香就不能喜欢状元的才华，以身相许吗？”

建业许多达官贵人都是柳飘香的人幕之宾，不过江哲倒听说这柳飘香确实是一个奇女子，没有千万家财自然是得不到她的，但是有了金钱权势却也未必能够得到她。

国主的叔父，韩王赵德隆曾经来到飘香画舫，当夜就要留宿，谁知柳飘香却不喜欢他，不论赵德隆如何讨好也不肯留他，最后赵德隆以权势相

迫，谁知柳飘香却是宁死不屈，赵德隆不使用权只得离去。后来他屡次想为难柳飘香，都因为柳飘香恩客众多而作罢。后来有人问她：“韩王虽然年过五旬，但是相貌精力都还过人，你怎么不肯屈从呢？”

柳飘香冷笑道：“奴家虽然是下贱女子，却还是懂得什么是忠孝仁义，那赵德隆当年领军作战，自己胆小怕事打了败仗，他的部下拼死作战，救了他的性命，他却恩将仇报，反而弹劾他的部将不听将令，贻误军机，判了斩刑。这件事南楚谁不知道？奴家只是碍着他的身份权势不敢指责他罢了。这样的懦夫小人，就是奴家这种青楼女子也看他不起。”

这番话传了出去，人人鄙视韩王，却对柳飘香另眼相看。没多久，韩王就郁闷而死，因为这件事柳飘香名动天下，这才成了建业第一名妓。其实未必没有人强过柳飘香，只是没有人像她这般爽直侠义罢了。

当初江哲听了此事虽然也觉得佩服，可是对于秦楼楚馆总心存戒惧，所以才不敢来见她。如今见她轻嗔薄怒，不由神魂颠倒。大概是见到江哲神态迷醉，那秦公子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那冰冷的目光立刻让江哲清醒过来。他轻轻抽出手臂，恭恭敬敬地道：“多谢柳姑娘赏识。”

柳飘香嗔怒地看了他一眼，怒气冲冲地站起来，走到齐王殿下身边，那种动人的神色，令三人都不由呆住了。接下来，那柳飘香再也不看江哲一眼，只是和齐王殿下谈笑，还不时地和秦公子说话。她手段高明，既显得热情亲切，也不会显得过于放荡，就连冷冰冰的秦公子也带上了一丝微笑。

柳飘香当真是绝代尤物，喝了几杯酒，她站起来喊了一声，从走进来一个绿衣侍女，手上抱着各色乐器。柳飘香就在乐声中舞了起来，仪态万千，那仿佛燃烧生命一般热情的舞蹈令人完全沉醉。而当江哲看到柳飘香俏脸上的神情，就知道她是将自己的生命也投入到舞蹈当中，那种痴迷的神情，让她更加显得光彩照人。这一刻，江哲真的对她动了心。当柳飘香停下来时，她也看向江哲，四目相对，柳飘香突然露出十分欢欣的神色。

这时艳娘走了进来，笑着说道：“夜深了，请江大人、秦公子到旁边

的舱房休息吧，若有喜欢的侍女，不妨请她们相陪。”

江哲心里有些酸酸的，连忙站起身来告辞，并请齐王殿下好好安歇。那秦公子愣了愣，突然站起来走了出去。

遣走了侍女，江哲在一间不宽敞却舒适的舱房里面和衣躺在床上，心里胡思乱想，满是柳飘香的情影，听着窗外潺潺的水声，他慢慢地陷入沉睡。正在他半睡半醒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有人伸手在解自己的衣服，他心里一凛，连忙睁开眼睛，却看见一张如花似玉的俏脸。

柳飘香见他醒了，嫣然一笑，纤手轻动，片刻就脱去了自己的衣服，露出了秀美娇弱的玉体。

江哲缓缓伸出手，抱住她，有些犹豫道：“齐王……”

柳飘香“扑哧”一笑：“你不知道吗？那个秦公子是个女子，我们还没宽衣，她就忍不住了，冲了进来，我将房间让给他们了。大状元，你还等什么？”

江哲终于完全迷失了，投入到男欢女爱中去。

等江哲醒来，看看身边沉睡的柳飘香，脸一下子红了，讷讷地说不出话来。

柳飘香睁开眼睛，轻笑道：“状元郎，怎么了，是不高兴被我这青楼女子夺了童子身吗？我可应该包个红包给你呢！”

江哲顿时面红耳赤，半晌才道：“你嫁给我好不好？”

柳飘香先是嘲讽地笑了，但看到他认真的神情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成的。”

“需要很多银子吗？需要多少，我会有办法的。”江哲焦急地问道。

柳飘香抿嘴笑道：“不是的，我早就赚够了银子，赎回了自由。”

江哲黯然道：“那么，你不肯嫁我，是不是我不够资格？”

柳飘香惊奇地问道：“你是翰林学士，我就是嫁你为妾也不免影响你的仕途，你真的要娶我为妻吗？”

江哲淡淡道：“大不了我辞官好了，我并不是很想当官，这几年我还是有点积蓄，买上几百亩田地还是可以的。只是，我怕你不喜欢这种清贫